

9117 / 191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9

8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長城考

昔魏武侯美山河以為固吳起猶曰在德不在
 險此固七雄之始也後世不耀德而觀兵乃以
 河山之險為未足復表崇墉以冠山絕洪川以
 立防彼其霸心雄舉塹山堙谷卽殫民力絕地
 脉豈遑恤哉今試按圖籍履巉岩探故蹟之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山東省立圖書館
 藏書印

存敗垣榛莽蓋久墟矣聊述見聞助後人之一
慨云爾

古長城在峩嶺之巔西絕孝水跨鳳皇嶺

俗稱

小頂 山迤南入泰山萊蕪界東踰秋谷東
阜而東皆長城舊蹟也

史記六國年表顯王二十一年齊威王十一年趙
取我長城 趙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

竹書紀年顯王十八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

人築房以爲長城 按此齊威王之二十八
年也

楚世家楚人說頃襄王曰王請出寶弓鎔新
繳射嚙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
莒夕發泃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
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 又小泰山上

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
蓋荆氏之所造也

齊紀宣王乘山嶺築長城西起齊州東至海
以備楚

括地志長城西起鄒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
北岡山穆陵關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青州府志臨朐大岷山穆陵關旁爲長城嶺
自穆陵東至莒州安丘縣界歷太平山四十

里接高朶之巔遠望如長虹轉而南絕浯水
過臥牛城又南傍高華頂漸入諸城縣界至
膠州大萊山入海在琅琊臺北南距臺尚六
十里謂由琅琊臺入海者非也

灌長氏曰史稱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蓋已後矣及按季荊伯陵
之故墟危堞千里齊國已有之又歷稽載籍梁
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魏國已有之自代

並陰山下至高關越又有之築媯州之北至遼東燕又有之皆始皇之前事也夫事不遽極因執而大害無一至積敗而成古人所以重始也

顏文姜靈泉廟

前人有德以名其鄉志思也閭閻有行以食其土志難也今顏氏陋巷志載烈女文姜蓋顏子之裔其世無聞而人樂得而道之者善善從其類耳彼酒泉以水字郡酸棗以棘名邦猶勿替也况此獨行顯德鄉所得名將世式之可無述乎謹按廟碑及諸記載可考者並著于篇

晉郭緣生續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季

婦誠感神明湧泉發于室內潛以緝籠覆之
由是無負汲之勞家人疑之時其出而搜其
室試發此籠泉遂潰湧流漂居宇故名籠水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並引此文
唐李允獨異志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
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供姑飲一旦緝籠之
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之顏娘泉至今利物
宋碑一 軍事判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周沆

撰 孝爲天地之經神乃陰陽不測生當異
矣死則廟焉顏娘之神是其徒也事姑至孝
汲水爲勞聿有靈泉潛生密室當籠覆而湛
處外莫知其感通暨源發而派流衆方駭其
靈異孝婦之水因茲以名圖經備詳此得畧
述屬以年禋窳遠祠宇久隳會博州牧守安
侯奉帝俞治郡事值旬休務簡具清酌庶羞
飛蓋出城齋心謁廟至止周覽思諸葺完遂

乃召班爾之徒度材木之用凡所匠費悉自
俸金不再浹旬來告工畢室連囊而大壯墻
圻粉以過奢使彼道途觀乎輪奐則知我大
守安侯好事致力庸至于此沈佐幕無畫屬
辭寡聞承請抽毫勉強從命時大宋咸平六
年歲次癸卯十一月五日記 承奉郎守殿
中丞通判軍州兼管內河堤事上騎都尉借
緝魏得昇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

使持節博州諸軍事博州刺史充本州團練
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知軍州兼管內河堤事兼管勾淄齊
沂密登萊等州捉賊公事安贊 山東林
按咸平宋真宗初年紀號其時淄齊等州
爲京東東路而博州隸河北東路今東昌
府聊城地若實本州刺史豈得越路管勾
公事耶考宋初制承宣觀察團練刺史等

官俱無職任特爲武臣遷轉之次有正任
遙郡之殊其恩數亦遠絕想此博州刺史
實係遙郡管勾捉賊乃正任耶又恩加檢
校官諸軍指揮使得至吏部尚書金紫光
祿大夫又吏部尚書應加散官也上杜國
二品勳開國伯四品爵宋制文武勳階官
爵得互借此實武臣爾又幕職初授得爲
判官試大理評事知此周沆是其掌書記

爾軍身並土大變世堂激武其
宋碑二 距淄之南五十里有水發源于山足
趨梁鄒而貫乎清濟昔人構室于源上以爲
祠按地誌齊有孝婦顏文姜常踰歷山險負
汲新泉奉姑之所嗜一旦感泉湧室內派流
遠注故曰其地曰顏神水曰孝水祠曰顏姜
之廟其碑誌多所剝剝獨梁乾化中刺史高
霸以歲旱祈禱卽日獲雨而命顏休續其屬

紀始年僅可詳究淄州地界齊魯之郊南皆
山阜北頭大河皇朝開國百餘年內外晏然
四方無事其民專意施耕作水境之內靡有
閒曠雖歲小有水旱以其屈高占下未嘗大
凶民皆樂生安業不恤疾苦之至故于土廟
之神惟歲時奉祀而已項之長民之官至者
第推祀典按例致答一胥持祀而往禮數盡
矣熙寧紀號上以饗明堂歲九月詔以比部

郎王公爲之守閏明年農事旣興春肅賓僚
躬謁祠下因以雨澤爲請觴奠旣畢嘉霖繼
霈百穀用成庾廩充積民自爲足不知所以
致之於是公以春秋二祀令甲所載皆革去
故舊特命屬官親致餼幣又明年盛夏之月
天久不雨民胥告勞公夙駕再往旋及中途
雨大作澆日之間闔境告足凡州居之民無
有遠近歌詠歡呼喜神之賜相與倡諭更引

迭進走公之庭咸願出力以新其廟公乃訪其傍近之德士得新授博州防禦判官張及主辦其事增起新址寵敞有加功興于中夏迨仲秋而祠成自乾化迄今百有六十年中間殆嘗經葺至是再新而基構始大然古者丘陵川谷之神有益于民者在禮皆得祠之至其爲烈彰彰者朝廷比嘗詔以封爵或國邑之號追崇之若季姜之靈于淄民用是而

報之禮未爲過今王公特順民之欲崇于廟貌虛此而弗議蓋有餘不敢盡爾 熙寧六

年八月二十四日州學教授商億記張洙書

闕文

練管堤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王□立石

按熙寧宋神宗初年紀號詳此刻文王公

實淄守文臣之借武階者也

宋勅一

牒文州碣並附

勅淄州孝婦顏文姜朕躬執珪幣郊見上帝
覲爲萬民蒙嘉氣獲美祥旣又詔天下凡山
林川谷之神能出雲雨殖財用有功烈于民
而爵號未稱者皆以名聞將徧加禮命以褒
顯之如此非特以爲報也蓋帝王制祀之
□也惟神聰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求如
應影響守臣列上朕甚嘉焉疏錫寵名以昭
靈德且俾民奉事不解今可特封順德夫人

仍賜靈泉廟爲額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中書令 閣

中書侍郎 閣

右正言知制誥臣鄧潤甫 宣奉行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熙寧八年六月 日

侍中使

門下侍郎聞

給事中使

六月二十五日未時都事丁昭嗣受

右司郎中 付吏部

左僕射開

右僕射開

吏部尚書 在中書

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判史館兼權判

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直舍人院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

吏部侍郎開

中書侍郎 在中書

左丞入中丞

告淄州靈泉廟順德夫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光祿寺丞充館閣校勘判 宗古

令史 梁中立

書令史唐師孟

熙寧八年六月 日下

○中書門下牒文

太常禮院奉准中書批送下諸州府軍監等奉准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並以名聞當議特加禮命內雖有爵

號而褒寵未稱者亦仰聞奏當院今據逐州府狀及圖經看詳到合與不合加禮命具列如後候

勅旨

淄州

孝婦顏文姜

州狀祈雨有應圖經載孝婦水及顏神廟引輿地志齊孝婦顏文姜靈泉生於

室內唐天寶五載立廟於水次

牒奉

勅宜特封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為額牒至

准

勅故牒

熙寧八年六月

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吏部侍郎平章事韓

吏部尚書平章事王

○淄州碣子

淄州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降到

勅告二道以孝婦顏神圖經具載祈雨獲應

封為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為額其真本二

道已用漆匣盛貯付廟戶本家收掌今模

勤于石永存無窮時大宋熙寧十年歲次
丁巳九月戊申朔七日甲寅上石

軍事推官 朱惟孝

軍事判官 朱綱

朝奉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儼

朝奉郎守尚書膳部郎中知軍州事周覺

○右格一遵廟中石刻以備觀當時遺制按
宋承唐制宰相置三省中書取旨門下覆

奏尚書施行中書令中書侍郎右諫議大
夫右正言起居舍人皆中書省也侍中門
下侍郎給事中皆門下省也尚書令侍郎
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皆尚書省
也平章宰相之稱其次爲參知政事考熙
寧八年六月平章則王安石韓絳參政則
王珪呂惠卿皆與此碑合矣至史館諸官
如直集賢院秘閣校理館閣校勘皆貴重

之職非狀元制科一任及大臣論薦不得
與選試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脩注
不得知制誥今得與宰相雜署行下軍州
信貴職也至三省列銜似間有顛錯合是
上石之誤爾至明初乃分三省之職中書
改爲內閣門下分爲六科通政司尚書全
歸六部所謂宰相者專掌看詳章奏擬旨
進呈不得與於封駁施行之事亦無印信

文移行下諸司矣

宋碑三 承議郎前任順安軍州學教授陳琦

續翁姑因地記

節錄

夫人祠之左有所謂翁

婆堂者夫人之舅姑也舅姓李氏家於鄒邑
李顏村姑郭氏故居之地今顏廟是也舅贅
於郭氏生夫人之夫壯室顏氏卽亞聖之裔
順德夫人也廟戶郭勅姑之遠親自天寶以
前父子相承世守其事迄今數百年曾無匱

乏如緣丁壯被差保役者潛使過而問之卽
脫其籍如因道流指占是廟者太守明以斷
之卒從其初宣和七年歲次乙巳正月立

按宣和宋徽宗第六年號

宋董道顏泉記

見廣川書跋 余見李勝作顏泉

記昔文姜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
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
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

後得破石僅尺蓋爲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
其說文姜姓顏餘與今廟中刻石所記無異
嘗見唐李尤作集異記書文姜事姑以孝謹
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
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尤所記後世据
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
靈泉生于室內嘗以緝籠蓋之姑出籠卽泉
湧居宅時號籠口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

傳李允以爲顏文姜誤也今考地志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冰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顏氏文姜則不得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於籠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允陽冰在唐世猶不得其水名而輿地志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修官書見熙寧中封顏文姜爲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

但據李允所記此其失也

按水經注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卽顏娘泉也萌水另源自出西南甲山注甚分明脉其迹當是今明水俗稱岔河者也北去般陽縣般水會處尚二十餘里乃與孝水合而此記誤以顏泉爲萌水用譏李允之失不已遠乎廣川書跋似謂精博猶爾未詳酈注謬

誤如此恐其書中類此多矣甚矣讀書好辨之未易易也

又宋題名石碣一枚大書甚工附錄淄川衡
戶度王巨載渤海任德充陽丘高擇之三城
傅子容政和七年三月十四日同謁祠下明
年二月十六日巨載子容同趨奉高再謁祠
下廟戶郭勅模刻

按政和徽宗第四年號

金碑一 皇統改元春旱躬禱祠下四月既望
乃雨越二日乃報神祝同至者耿德甫孟德

基張子美孫叔廉李彥宏徐伯充李子強趙
仁仲韓德霖王伯城董逸飛溘陽康深甫題

保義校尉差監淄州淄川縣顏神店□□

趙□□保義校尉特差充淄州淄川縣顏

神店巡檢徐□□廟戶郭寧模刻

按皇統金主亶第二年號當宋高宗世

蒙古碑一

節錄

按齊地誌淄州以南四十五里有孝婦顏文姜祠自唐于今代有封爵降及貞祐年間兵革遽興連年大擾加之以饑饉羣盜蜂起恣意劫掠水忽自變黃流四十里人見之無不驚異因相謂曰此水從來清且久矣今日如是莫非神明之示異救我民乎因相與避之頃之有外寇至得免其害水明日復初壬辰之歲有太守兼二帥王公分治

淄郡置司于是邑謁廟視其基址僅存四壁立餘悉化爲焦土徘徊興歎重起經營之志

□使山東行省楊□□□以奉□衆亦能體

太守之美意軒楹廊廡煥然復新且喜神之有托鄉人之禱祀歲歲而慰所望也于是乎

書 乙未年季夏日定遠大將軍二帥右都監淄州刺史兼知軍州事提舉常平倉事加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戶王珍立石

按此碑稱貞祐者金主永濟年號當宋寧宗世未稱乙未年者是蒙古太宗七年其時尚未有年號止稱蒙古至世祖方改國號曰元

碑二 節錄歌辭

卓哉夫人孝行絕倫生爲烈

婦死爲明神□□之禮夙夜殷勤天地感應湧泉粼粼漸成川逝入于海津上下灌溉利

益斯民熙寧之封爵號順德廟額靈泉褒揚

懿則殿宇嵯峨在山之阿四方瞻禮誠敬孔

多犧牲博碩筦絃聲和千秋萬載德音可歌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 日 承務郎益都路

總管府□陳 承務郎益都路總管府判姜

奉議大夫同知益都路總管府事麥朝

□□大夫益都路總管府尹本路諸軍奧魯

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脫月 昭毅大將軍益

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本路諸軍奧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拈里海

按至元六世祖第二年號順帝亦號至元
不至二十八年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

元兵部侍郎郡人于欽齊乘一則按水經注

籠水南出長城中今按原注非籠水字寰宇

記云古名孝水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養

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靈泉生于室
內文姜常以緝籠蓋之姑怪其須水卽得值
姜不在入室發籠觀之水卽噴湧壞其居宅
故俗呼爲籠水今孝婦河也

籠水辨水按述征記梁鄒城西有籠水而水
經注前文灑水南出長城中後文又作灑水
異字同音自昔無定後人好異獨喜緝籠種
種之說更數百千年增飾多方違情日遠遂

有如齊乘所言甚矣民之濫聽也今畧按事
理裁其是非夫姑之嗜水量非杯勺實取饜
飫文姜旣感泉生於室當必顯告於姑以慰
旦夕之求今掩覆秘密居爲私藏若將懷慳
市重於姑者孝者固若是乎其謬一也婦禮
無出門之義而文姜至以遠汲爲勤則是室
無多口室無多口則必居無廣宅環堵之間
一席之地姑來婦往靡日不通曷有耳目之

前可容蓋藏不虞終露雖愚者不爲其謬二
也文姜旣以至孝格天天恤其勤而生此水
恤婦也實以慰姑又何昭示而令蓋藏慰姑
也又須避姑若其不受於天而有私覆無端
懷異不爲善承其謬三也姑卽不仁有婦如
此宜從孝格果疑此水當從面詢何必瞰亡
乃來發覆如其果爾非姑頑嚚不可誠通則
婦慳深難以情得大孝之家豈其然乎其謬

四也天生此水既以應姑之求則應發之無
罪卽其有罪當緣孝婦之心而恕之何遽爲
殃今勃焉憑怒壞其居宅姑婦兩無所處美
始而惡終是禍水也實駭人情豈名天道其
謬五也此緝籠者當受於天乎抑成於人耶
若受於天則事等於虹流星實當有光怪先
動里閭不必覆泉然後著異若還成之於人
一椽椽窶藪耳曷有神力足爲變徵蓋則水

渟發則泉湧其謬六也姑嗜此水須飲無時
婦取呈姑曰焉三發乃婦頻發而不驚姑一
發而致患是必姑之惡毒觸犯神明忽焉降
割惡毒之人不應鑒憐先爲生水其謬七也
原其始倡不過出於巫祝夸誕之詞成於愚
氓輕信之口學者不察其害義遽又援以入
書獨有李尤所記粗爲省淨然遠稽晉魏之
注事旣難詳近察熙寧之勅芟而不錄王言

有體疑信昭然應遵古初還稱孝水不必引
虛誕失實之言雕飾前賢以滋謬醜也康熙
四年四月五日記

明碑一 山東提學副使四明楊文卿記 節錄

顏文姜祠歲久摧敝四方禱祀之人蝟集鱗
聚失所瞻依歲入施錢皆爲旁近無賴所私
弘治八年汝南都憲熊公翀奉璽書巡撫山
東行部於青道過祠下顧盼徘徊重念國家

以孝治天下而孝婦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
俗乃以濟南衛百戶朱英核實施錢之入用
以市材鳩工廟貌若生士庶具瞻孝思興起
謂文卿不可無述夫大道未隱人各親其親
孝之名未著世德下衰始以孝爲卓行然季
武矯而服縗子春強而過禮文舉忍而棄子
飾情要譽非孝之經至於姜詩之妻泝流汲
江以順姑好董黯因母思飲大隱溪水徙居

溪旁以愈母疾此皆本乎天性協于至情其事有同于孝婦者焉若婦之孝生既能召室湧泉沒又能神于一方以福庇其人民其孝之至者與顯受封號而廟祀于無窮豈不宜哉庸書以著厥美并繫頌禱神辭俾鄉人歌以祀孝婦于永永 辭曰泉涓涓而湧室兮孝婦之德河湯湯而遠逝兮孝婦之澤澤之流今民受福德之化兮民無忒食斯土兮其

廟翼翼視如在兮其靈濯濯永神休兮與國無斃 牲蠲潔而在俎兮柔醪在堂靈風飄而滿旗兮神其來嘗歲用登兮時雨時暘人用康兮厲鬼潛藏惠孔嘉兮佑善以祥昭厥鑒兮有惡斯殃俗用熙熙兮儷美陶唐 記中引黃水事今節之

黃水不爲菑辨 顏文姜祠下泉出山坎水至清深時發黃水則地有災稜若兵若疫傳

山經言
三卷
五
聞若一事皆有徵崇禎初余一見水黃獨無
徵順治甲午歲八月二十一日水又黃里人
奔告余往察之泉中水如濁河出祠外卽少
湜湜及峽半之又不一里而清余曰此不爲
蓄民濫聽也按左氏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
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問焉絳人之
告伯宗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今此泉水
漱山而出是其伏流所經山中當有朽壤崩

入於水水勢衝激汨泥而出黃者土非水也
故不宜有異也曰然則前此之變其水或黃
或赤是不一焉何也曰土之在山墳壤異脉
土赤而赤土黃而黃也然則變而復也時有
久速流有遠近何也曰土崩非一夏秋水漲
泉出迅激其力足以汨泥而行故遠而後沈
也其久者崩朽壤適多土盡則止也然則其
爲蓄也事著於碑皆有左驗何也曰天象有

變應在分野謫見齊分不得及魯在晉分不
得及秦今泉水記異或在境內或在封外此
不足徵民濫聽也聞者訝然皆未之信遂書
以識之至今更十餘載卒無他是余兩見水
黃皆不驗而曩歲戊寅以逮庚寅鎮人苦兵
苦盜紛紛四來殆歷一紀迄無寧歲水顧不
黃豈文姜之神固今昔靈替殊耶則前說附
會累理甚矣若乃此一紀中雖屢遇兵凶事

輒輕于旁縣亂而不損此則神休固不必以
水徵也康熙四年五月記

明青州府志 顏孝婦廟後周建唐天寶間更
建殿制無梁大枋木相承錯峙而上舊傳郭
子儀督造今廟側有令公祠國朝成化十三
年提學僉事畢喻奏請載祀典每歲秋七月
鎮顏神本府通判致祭

按子儀爲唐將功名常在西北及貴爲使

相生平踪迹未至淄青此臆說也聞之故
老此廟側之祠舊曰郭公既而訛郭令公
既而訛郭汾陽王原其根因姑固姓郭而
其宗人世爲廟戶如郭勅郭寧者或其家
親私祠附近此廟側後郭氏絕世中更兵
火亂離轉致訛傳爲此曲說耳其廟工作
一倣內殿亦非無梁鄉人未覩大工遽謂
爲異

國朝碑 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青州海防道前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大梁周亮

工撰 節錄 今夫泉受澤于天含滋于地類體

坤而終事者撓之不濁激之愈清類抱貞而
靜處者餽餽濯漑挹注不窮類含弘而致養
者委蛇善下而不盈泛濫百折而必東類婉
婉而順從孝思之不匱者昔者貳師解佩甘
露晨流耿恭正冠靈漿漢出維忠維孝實本

一源蓋天人之理合人事盡則天不愛道而地不愛寶後先之揆一先蹟存則賢者思齊而不肖者思奮世祀相傳廟貌日新厥有以耳

康熙三年十二月 日記

又碑 淄長梁鄒之間有孝婦河其源南出長城山下則顏文姜靈泉廟也志稱文姜事姑至孝常自負遠山新泉以供姑一旦緝籠之

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謂顏娘泉後人則卽其居廟祀之唐淄川尉李陽冰朱梁刺史高霸皆嘗刻石廟中惜斷滅莫遡始年卽其廟初但委土而已宋神宗熙寧中大饗明堂編禮羣祀乃按州守臣所上圖狀封爵之曰順德夫人仍賜靈泉廟額則其始大也嗣是作者非一明成化間學臣畢瑜復請于朝以登簿正常以歲七月府別駕職致餼幣焉而

其自古在昔靈貺綿邈常有福利于其里邑
吏民賴之以不疾災疢又甚著也夫立百行
之原宜得衆心之聚斯廟之興關乎名教旣
非淫祠黷祀諸不應經義者得而髣髴矣邑
有先德而不報是廢典也前王有嘉禮而繼
代弗章是變古易常也天子重神敬祀而守
臣不博采境內以問是有司之責也且其靈
泉古廟攬勝為工蒼岩翠栢雲合子其上白

石寒泉鯢旋于其下旣以闕壯矣又寢門之
外有曰公姑父母者則祠之祠其類也有曰
王友郭公者則祠之祠其所有事也夫生而
事之死又能世世俎豆之惟夫人之孝爲不
匱愛其人以及其所事又敬其祠以及其所
有事惟鄉人之追孝爲不衰然則繼乎此者
雖百世可知也昔余在司農蒙
恩歸省嘗過謁祠下見其經時濯然頽敝莫厭

衆心乃集鄉里相與謀新之維時司馬中丞
耿公焯撫軍東省百廢俱興聞而繆然願悉
俸以首其事而鄉侍御趙君班璽願命匠以
考其成凡邑居之老幼歌咏神休而樂其有
是舉也亦靡不歡呼踴躍以赴之于是前宮
後寢臺觀門屏悉從改作更鑿山石規拓其
垣宇而壯又過之四方之至者一拜其庭登
其堂周瞻彷徨寥泬清敞若山川益增其勝

而神人之意倍暢于昔者未嘗不猶猶然崇
起孝思于無已也乃寢成而耿公適已去則
于其側祠而並祀之亦猶郭公之意也夫乃
劖石書事而麗以銘 銘曰孝水洋洋東國
是疆介丘封麓長城巨防猗猗孝婦灼灼顏
姜視遠惟邇執德惟常克勤竭節以奉姑嫜
于沼于汴載雨載霜召彼靈泉湧此閨房涓
涓不絕乃成谷王河潤千里達于海邦萬姓

誠和旣走烝嘗百王有作殷禮重光考德作
廟典命焜煌守臣受之爛其有章清泉文藻
翠栢虛廊雲旗飄緲桂殿芬芳無怨無恫布
漢嘉祥年穀庭碩藥土安康蠹賊殄滅驅虎
摧藏羣心醉飽瞻就彷彿式我儀刑薦以馨
香闐闐靈鼓藹藹華堂新宮載啓刻楠雕梁
昉截磐礎磨聚冠裳應侯順德無忝孝鄉我
作斯銘勿替景行

康熙丙午秋八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大學
士前少保兼太子太保吏戶兵三部尚書孫
廷銓撰

按文姜有墓在對廟河干春秋饗祀之處
所也舊有饗堂經亂墮廢又自金元碑刻
有曰武安順德夫人仁孝衛國順德夫人
今考宋勅殊無此文將謂後代更封察其
刻文又無述記此不可曉傳疑可焉

災祥物變

昔者周置馮相以察災祲禹鑄九鼎以辨神奸
故記異之文史家必備然而詳畧殊者以國爲
體也春秋一國之書而爲天下記異故日食星
雨五石六鷁必盡其辭其有則隱其義則遠非
列史之志矣若襍祥小數僻在下邑其事無關
國史卽偶有述不過以志匹夫匹婦占年望歲
之心以助田父牧豎墻陰之語不紀遠而紀近

固其本志矣乃至生死死生之異精氣遊魂之
變何地茂有存乎達觀視犬猶奴雖怪亦常見
馳言馬雖常亦怪宜廣見聞以資曠識若夫璇
象天官靈臺雲物其爲錯異天下共見不繫一
塗則太史氏存非野人之所得與知矣茲姑畧
之

永樂十三年蒲臺人林三妻唐賽兒以妖術嘯
聚賊衆董彥杲等六千餘人據謝石棚岳陽

寨出沒作亂攻陷莒州萊蕪等城事聞勅安
遠侯柳升勦之乘夜襲我軍營多被殺傷都
指揮劉中戰死賽兒竟不獲

嘉靖間大街樂氏子數歲患痘死已二十許日
其母類夢見兒來告復活乃同家人往啓視
之果活遂以歸其族人以爲詐詬誅百端屢
經官府聽治竟莫有顯證其非者乃息官名
之曰甦家名曰顧言云按晉武帝咸寧二年

琅琊顏含之兄曰畿病死棺殮已久家人感
夢畿謂已曰我未當死爲藥所傷耳可亟開
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仲瞻視惟不能行語
其後家人怠于服事含乃解官視之十餘年
乃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
人死復生

嘉靖二十四年姚世清聚礦徒百餘人作亂
萬曆乙卯大飢人相食

天啓丁卯年孝河大漲范河尤急稅務司衙民
居漂沒大半拔其古槐而去

崇禎間有人于峩嶺後鑿煤井攻山出石其理
自然而解文成鱗甲悉如魚龍一邊突起一
邊凹如相印鑄精妍密麗殆非雕繪所及形
家以爲恐傷地脉遂填平之

丙子年文廟殿樑間產芝一本趙御史振業家
東門新第堂上亦產芝一本光瑩昭彰大如

團扇事聞京輦一時士大夫多歌咏其事有
寶蘭堂題冊存其家其秋子進美遂領解年
纔十七

戊寅年鎮有兵警無害

又文廟前居人孫繼善入井而坍衆謂必死試
救取之出其石向盡乃聞其聲在井底坐巨
石撐柱頭上水既不浸石亦不壓徐出之乃
得上

己卯年西門屠者劉時到羊方縛治置枕上銜
刀在口其乳羔在後伏地哀鳴甚切屠者不
顧旣而提刀回指之曰莫叫莫叫殺他了次
將及汝方奮刀欲下未及措手忽仆地而死
庚辰年鳳山玉清宮庭中老檜久不作花其春
忽大作花

庚辰辛巳間歲大飢人相食龍泉范泉盡涸奔
河十里下亦絕流

壬午年鎮有兵警無害

甲申年三月初八日大風晝晦人不相見其風自西北來觸人腥惡濛濛欲沾衣其五月闖賊權將軍郭昇自南來聲勢甚赫到鎮會聞李賊關門之敗一宿而去鎮無所苦長峪道暗青朱崖諸山村亂起

崇禎間市民尚可法約同鄰舍携酒向家邊山上圓月可法後至有人在路呼之遂與共坐

岸邊對月吟笑傾酒共酌可法恍惚都不記憶所期何人盡醉而歸夜半酒微醒乃憶其人是孫名起死已久旦日視其坐處酒漉狼藉在地空罇在焉竟亦無恙

又國氏女嫁人少死三日後其夫獨宿忽見妻盛飾自外冉冉而至初甚恐既而言笑讌婉恩意如平生凌晨攬衣而去衣作紙聲夫久亦安之月餘忽涕泣爲別云當赴泰山自此

遂絕

順治戊子年孝河大漲永濟大橋水高出其上
石欄皆盡橋外樹林拔去無餘南郭門外三
元廟前古柳掛淤高過廟門廟中乃無水
又峩嶺上水自山椒而下浸灌西門外居人
數十百家是歲多淫雨龍鬪于空又先年鎮
嘗大水山谷皆漲其水每在高處流下處反
無水又或中流如脊高立兩邊乃下

丁亥庚寅間沂蒙諸山亂民爲盜出沒不常顏
城左右攻城掠村殆無寧日東西山塢傷人
頗多長峪道亦不靖

康熙癸卯年多震雷峩嶺死一男子馬嶺死一
婦人并所乘驢子神頭死一男子鄉人云此
人乃平其先塚作田適此日送飯餉田間工
人遇雨來歸經煤井旁其龍自炭中起井上
人皆望見之初但縷縷如白烟

甲辰年四月二十四日大霜殺麥時麥將成霜
初過茫茫不滅田家幸之既而有芒無粒十
不獲一

乙巳年三月巳向熱駱駝嶺道邊有冰條高掛
棘枝晶晶可愛

乙巳良莊有震雷死者三人有毛氏子者方倚
樓望雨震起忽不自覺自窗間飛出落立場
中了無傷損旁近九人皆死徐甦其六

乙巳丙午大無麥

又近有城內人趙起鳳有潔疾又善疑常擇井
而飲擇米而炊賃人挑水必棄其後罌卽遠
出在塗非自滌羹釜治餐寧餓不食嘗適市
買米已付錢訖須其人送米到門偶見其人
項不潔輒失色曰汚吾米不復可用矣遽令
持去亦不索錢一日將之奉高或戲謂曰蒿
里山畫卯耶遽增問恚爲之罷行曉夜憂疑

數日殆不自遣乃募市中人教以話言厚贈之令前行相待於土門道神祠中乃自於旦日假裝前去行過廟前其人趨出厲聲曰汝安往耶對曰敬赴蒿里山書那其人叱曰可疾歸去今無事用汝矣應曰諾乃歸其疑乃釋後其妻懷妊憂曰是家將穢吾居可奈何已又見所食井上有蛛網大恚曰吾固不堪也今又斷吾水殆無生理矣乃自經而死將

死之前日徧持錢物餉梓匠僧人挽郎冥衣家衆驚曰何爲者耶曰第存之吾有所望於君及死諸得錢者乃共治葬之竟無後

灌長氏曰水之爲利害大矣哉孝鄉山居而數有水患况江海之民乎茵芝載在爾雅郭璞亦以爲三華瑞草迨宋真宗東封至泰山而王欽若等一旦獻芝至三萬八千餘本物多則賤使人嘗之若夫崇臺虛宇蒸濕之所不乘畫棟疏

寮霧露之所不入紫雲九華忽焉自此此之非
寶實則矯談彼事之一至者固不格于儒者之
論也

顏山雜記三卷終

顏山雜記

益都孫廷銓伯度纂

物產

蓋民之爲道木業不足然後有貨殖貨殖非古
也不耕而食則長游惰不織而衣則生僭侈皆
風俗之敝而仁義之礪也然有異焉孝鄉山多
田少而生齒日益繁生齒繁則食粟多山多田
少則得粟難若是而不疾作也則饑甚故其民

力力焉鑿山煑石履水蹈火數犯難而不息凡
爲饑驅也此雖不耕不織猶夫自食其力也顧
燒琉璃者多日災掘山炭者遭壓溺造石礬者
有疇疾炒丹鉛者畏內重縱謀而獲亦孔勞矣
然則孝鄉之多藝也以其民貧也其無棄貨也
以其土瘠也矧錐刀之幾何而強半在官中也
是用瑣綴俾來者知其故焉

石炭 炭山灰也義從土然土得水而泥此不

泥宜從石然石引火而不然此則然宜從薪
木然木遇金而柔此不柔故一物而德具焉
者炭爲多

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死者脉近土而上浮
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其用宜房闔圍
鑪活者脉夾石而潛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
武以剛其用以鍛金治陶或謂之煤或謂之
炭塊者謂之礶或謂之砢散無力也煉而堅

之謂之礪頑于石重于金鐵綠燄而辛酷不可
可爇也以爲礪謂之銅礪故礪出于炭而烈
于炭礪棄于炭而寶于炭也

凡脉炭者視其山石數石則行青石砂石則
否察其土有黑苗測其石之層數避其沁水
之潦因上以知下因遠以知近往而獲之爲
良工

凡攻炭必有井幹焉雖深百尺而不撓已得

炭然後旁行其隧視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

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鑿者跋運者馳

鑿者坐運者僂鑿者蟠臥運者鼈行視其井

之幹欲其確爾而堅也否則削入其隧欲其

燥以平也否則跣凡井得炭而支行其行隧

也如上山左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

者下城登者上城循山旁行而不得平一足

高一足下謂之反城脉正行而忽結礪石阻

其前非曲鑿旁達不可以通謂之盤錮脉乍
大乍細窠窠螺螺若或得之而驟竭謂之雞
窩二者皆非病也

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燈而後入井則夜也燈
則日也冬氣既藏燈則炎長夏氣強陽燈則
閉光是故鑿井必兩行隧必雙令氣交通以
達其陽攻堅致遠功不可量以爲氣井之謂
也

鐵冶山采石黑山鑄而爲鐵百石之鑪三台之
屏火烈石礮風生地穴清氣如珠玄精爲液
得柔斯和過剛或折作爲劍器蛟龍可截以
銅性易脆生不若熟也

瓷器 孝鄉之瓷出于山頭務店者碗鉢爲多
出于邀光者確爲多出于八陡者餅甕爲多
出于西河者魚缸醯甕爲多然皆疏土也夫
物無美惡乘時爲貴器無彫樸適用爲宜故

雲雷之鼎以之適野不若瓦缶之便也犧象
之尊以之饗師不若陶匏之給也且物之美
好者生民之大累也孝鄉之瓷疏土也其用
農氓也而不爲貴也廢者亦幸不爲賤者累
也今夫天之生物其爲奇麗者一其爲朴野
者常百則不以一廢百也先民制器其爲淫
巧者一其爲拙菽者且萬則不以一廢萬也
何也生人之道始于飲食飲食天下之大欲

也則飲食之器天下之人用也今夫農氓之
爲食脫粟麥飯也及其醜然一飽則脫粟麥
飯固無以異于脯脩藟藿也農氓之食之爲
器瓦缶陶匏也而及其屬饜則瓦缶陶匏固
無以異于犧尊雷鼎也且農氓之食有其脫
粟麥飯焉則間有其酒漿醯醬焉夫酒漿醯
醬則非獨農氓之食也旣富之家共此矣農
氓之器有其瓦缶陶匏焉則又有其壺尊甕

山雜記 四
甌焉夫壺尊甕甌則非獨農氓之器也大貴之家又共此矣今舉富貴之家而進之以農氓之食如所謂脫粟麥飯者不屑也而至于酒漿醯醬不能絕也此固嚮者農氓之食也今舉富貴之家而奉之以農氓之器如所謂瓦缶陶匏者不屑也而至于壺尊甕甌不能舍也此固嚮者農氓之器也孝鄉之瓷疏上也貧且賤者用之而富且貴者不能違聖人

不貴異物賤用物以此也

黃丹 炒鉛爲之丹重則鉛爲丹鉛急則丹復爲鉛炒多鉛氣中人令人中垂而死臨丹竈者必塞其鼻實其腹令中氣常勝鉛氣不能入也然後可久

白礬 白礬者夾炭石屑也取以爲礬晶晶者水皚皚者雪也當其爲石墨墨者鐵也取而變之存乎冶也凡燒礬必卽嵌巖之半削其

高以爲壁斥其平以爲臺壁斬斬臺板板也
于其旁也塹上而望周之以爲池闕地及泉
幹爲井底爲釜築之圻之旁通火焉以爲灶
布礬以爲盞編荆而塗之以爲廩其行火也
移石就臺負壁而築之若連床之方焉陂陀
其腴而微網之烈火而焚之由內以攻外火
盡取屑傅之又盡又傅之每盡傅之斬斬之
壁則易以爲高也板板之臺則易以爲廣也

陂陀微網以行水潦則行火者易以爲養也
故燒礬者久與巖齊雖兩三日而不浸火三
月而不滅也乃取其燒以納于塹擊之汰之
得其滋焉乃取其汰以納于灶熬之煎之流
其液焉乃取其液以納于礬澄之凝之泛其
屑焉體魄旣成精魂未盈非礬不爲功取而
和之復納于灶火氣竭矣其精乃生取而漉
之以納于廩水氣竭矣沈緊浮鬆外強中空

鑿其瓊瓏冰雪冲冲此礬之終也

綠礬 紅土 綠礬者炭中銅積也法如白礬

減其工半精爲綠礬滓爲紅土按礬之初皆
黑質而辛螯也及其變也或白或碧其滓則
皆紅以染則碧復爲黑其醮水又爲黃蓋具
五焉夫天下之臭味過差而善變者固若斯
之亟也君子之川物也亦善其變哉

溜石硯 溜石坑在城北庵上村倒流河側千

夫出水乃可以入西偏石硬東偏則薄惟中
坑者堅潤而光映日視之金星滿體暗室不
見者爲最精大星者爲下米元章曰溜石理
滑易乏在建石之次蘇子瞻曰溜石號韞玉
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崑者宜筆而褪墨二
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
鞭數字一磨不如騎羸用瓦硯也不知溜石
顧有發墨而不損筆者惜二公之未見也

琉璃 琉璃者石以爲質硝以和之礲以鍛之
銅鐵丹鉛以變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銅
鐵丹鉛則不精三合然後生白如霜廉削而
四方馬牙石也紫如英札札星星紫石也稜
而多角其形似璞凌子石也白者以爲幹也
紫者以爲輓也凌子者以爲瑩也是故白以
爲幹則剛紫以爲輓則斥之爲薄而易張凌
子以爲瑩則鏡物有光硝柔火也以和內礲

猛火也以攻外其始也石氣濁硝氣未澄必
剝而爭故其火烟漲而黑徐惡盡矣性未和
也火得紅徐性和矣精未融也火得青徐精
融矣合同而化矣火得白故相火齊者以白
爲候其辨色也白五之紫一之凌子倍紫得
水晶進其紫退其白去其凌子得正白白三
之紫一之凌子如紫加少銅及鐵屑焉得梅
萼紅白三之紫一之去其凌進其銅去其鐵

得藍法如白焉鈎以銅積得秋黃法如水晶
鈎以畫碗石得映青法如白加鉛焉多多益
善得牙白法如牙白加鐵焉得正黑法如水
晶加銅焉得綠法如綠退其銅加少積焉得
鶯黃凡皆以微硝之數爲之程

琉璃之貴者爲青簾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
箸斯條若冰斯冰緯爲幌薄傳于朱樞瑞烟
徐起旭日始升影動几筵光浮御屏棲神象

立以合窈冥川之郊壇焉川之清廟焉隸于
司空以稱國工

其次爲珮玉丁當連珠綴纓絳紗作盛弁冕
盈廷乃球鏘鳴古者百僚朝祭之法服也

其次爲華燈屏風確合果山皆穿珠之屬錯
采雕龍口則無功

其次爲碁子風鈴念珠壺頂簪珥料方皆實
之屬圍碁滴之風鈴範之料方亦如之條珠

纏之細珠寫之大珠纏之憂之簪珥惟錯車
磔者雜二色藥而糅之瑪瑙者瑤瑯點之纏
絲者以藥夾絲待其融也引而旋之
其次爲泡燈魚餅葫蘆硯滴佛眼軒轅鏡火
珠響器鼓璫皆空之屬凡製琉璃必先以琉
璃爲管焉必有鐵杖剪刀焉非是弗工石之
在冷渙然流離猶金之在鎔引而出之者杖
之力也受之者管也授之以隙納氣而中塞

使口得爲功管之力也乍出于火渙然流離
就管矣未就口也急則流緩則凝旋而轉之
授以風輪使不流不凝手之力也施氣焉壯
則裂弱則偏調其氣而消息之氣行而喉舌
皆不知則大不裂小不偏口之力也吹圓毬
者抗之吹膽餅者墜之一俯一仰滿氣爲圓
微氣爲長身如朽株首如叢鼓項之力也引之
使長裁之使短抑之使屈突之使高抑之使

山齋詩
四
二
凹剪刀之力也凡爲葫蘆先得提後得腹接處爲腰爲含子葫蘆先得子次得提納子焉後得腹凡爲魚餅先得口次得腔次得山後得果枝凡爲花簪先得莖後得頂斷而殊之易手而燎之後得蜂末凡爲響器先得下口後得上口凡爲硯滴先得頂口次得腹次得提後得吐水凡爲燈碗先得回毬吸其下按其上斷其臍而坐之上反爲底下反爲而凡

爲鼓瑞先得葫蘆旋燒其底而四流之以均其薄欲平而不平使微枉焉以隨氣之動乃得鳴鼓瑞者響葫蘆也言微氣鼓之而瑞鳴也辟之爲鼓也聲者其而也響之應者其腔也實則其空也故大空則大鳴小空則小鳴此老氏之說也當其無有有之用也凡爲空者先養其氣氣圓而體圓此學書之說也心正則筆正也

按通鑑唐代宗初誅元載召江西判官李泌
入見語及載事曰朕而屬卿于路嗣恭而嗣
恭取載意奏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
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
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
之胡三省注曰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
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注曰魏畧云大秦國出
赤白黃黑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

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
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
真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
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
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采
石鑄以成器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
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
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

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石于山中卽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真琉璃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

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于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水磨柏香 水之爲利莫大于灌田是故近水者得天之半焉孝鄉田高水下不可灌也項有教以水車之法試而引之高之上又有高

顏山雜言 四卷 四
焉終不可灌也是失天之半矣幸可爲水磨
又獨能平輪不能爲側輪也平輪者必爲飛
水以飛輪飛水者必高其閘閘已庳則注水
勢弱水雖大輪不飛也飛輪者必深其坎下
其水而疾去之水平而去不疾則輪濡注水
雖高輪猶不飛也輪不飛則其戴石也力薄
而功微是失水之半矣側輪者水擊其輞而
力橫施可以磴可以舂也平輪者水擊其牙

而力上行是不可舂徒磴耳是失磨之半矣
高其閘者必高其堰堰已薄則沙易頽也已
厚則力不償費也秋潦爲患山水暴長堰之
廢者非潦盡不可以復興而磨常半歲閒是
磨之半又失半矣是故孝鄉之水磨常格于
天時費于人力而不盡乎地利也

澧長氏曰吾觀于鄉而知擇術之必慎擇業之
必精也當明之末庚辰辛巳間江北旱災琉璃

之家死者什九非以其無用器耶若其在時和
清宴亦可以觀人情矣彼竄炭用物也其行不
越數百里丹磬赤土用舍半之其行千里琉璃
無用器也然且北至燕南至百粵東至高麗西
至河外其行萬里彼物情之不齊亦獨何哉其
用彌寡其行彌遠

物暴

齊故無虎也初余生長秀鄉山中四十餘年逮
所傳聞又何啻百年鄉之人曾無過而談虎者
齊其果無虎也齊有虎其自今以始也抑聞之
昔者孔子嘗過泰山之側而歎苛政焉則是齊
故有虎也前此有矣曷始乎此託始焉爾虎之
爲德旣不若麒麟騶虞而爲暴又甚于豺狼微
鄉人惡之凡歧而角蹄而善走窟而善藏者彼

其族也固未有樂虎者也傳曰一有一亡曰有
今而履尾愬愬白晝攫人有一于斯矣君子危
之而著其實則託始焉爾其託始也奈何春秋
魯史也而魯齊近郊也多麋有蛾必謹而書之
今虎之爲暴
其爲麋蛾又多乎哉託始乎此蓋振振然其諸
亦無樂乎此也

西莊人曰□□上山刈葛忽聞齠聲在近稍進窺
之有虎負嵎蠅飛薶薶在其鬚目倉卒墜崖
而免猶病瘧彌月

嶺西村農民王朝臣因野猪害稼與其妻夜守
瓜廬一日夜半朝臣忽欲出遺其妻心動止
之不可甫撤扉出其妻遽聞有物仆地亟起
視之夫已爲虎攫去就田火追逐之遙見火
光中有巨物徐行黑氣籠罩形不甚辨夫挺
然赤露首足互著地蓬轉而行於後隨之衣

已脫然在道帶結如故並未開解將次及之
巨物隱不見夫殭死在草間坐守移時忽覺
闇中出巨掌爪批其面頰顛于磧下惛然不
復覺久之始蘇遂失夫所在

王生家石馬莊佃客二人秋夜耦耕宿野棚下
雨甚漏濕忽思笠子掛樹上可出取之一人
出一人聞其顛仆聲有異怖不敢動天明視
泥中有虎跡鳩衆尋求得其半體於七層堰

上荒草間所著褲子委道旁繫有鐵舌鞋帶
宛在褲間亦未解

樂疇人孫氏家豎子於薄暮驅驢向鄰村駝水
遇虎自投堰下石隙中虎至踞堰上凝睇注
視以爪探之不及尺豎子伏不敢動瞪視良
久虎亦不下其家怪豎子曠黑不來數人往
迎之山路黑暗喧慄而行虎聞其聲乃舍豎
子攫其驢去

峩嶺巔文昌閣孤居無鄰近年一道士來居之
一日昏暮出汲還閉戶臥至日齋羣牧過其
下怪閣門未啓呼之良久不應相與撼其門
開有狼突出躍然而去道士幾矣

壬午年兵自南來萊蕪已破鎮人倥傯方事城
守余從衆在城角瞭臺覘者夜還報曰兵至
矣青石關迤南迤北列營舉火似繁星矣衆
方驚急有狼在城下對臺而號其聲百出斥

之不去守者相視皆色上天未明大營果至
卓旗東西兩山下瞰城中食頃拔去竟無他
數年前鎮多狼孽傳說多異余家門外空園子
柳下鑿井夜夜有羣狼來戲井上意憎之一
夜比鄰劉美聲秀才家擾擾有聲甚可疑怪
比曉使訊焉乃有狼夜入其家突于厨竈竈
下人驚狼亦驚亟不得出皆譁不知所措適
其日有莊客因事到官秀才援之得解尚未

去開故抽椽櫨遽入擊之應手而斃取其皮
 白澤可愛值數貫錢後亦無他或曰此自來
 送一品坐裯耳野獸無故入人家當為怪豈
 足信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鎮無野豬近與虎偕來其為民害乃長於虎虎
 一而已野豬恃其獠牙率其種族以與鄉之
 人爭食此土也家苦之村苦之日夜苦之且

孝鄉之民非有廣疇沃野可闢而耕也非有
 湖陂蓮勺稻稔魚藕之饒樂也終歲子子焉

鑿岨石闢檉楛得若席焉則田矣若几若箕
焉則田矣山高土淺水曠不收幸而至於秋
也而黍離離而豆有其率彼婦子夜守前谿
少一不戒忽焉盡之豕則飽人則飢吏則呼
問則殫無遺矣禮祠八蜡祭虎爲其食田豕
也夫虎暴矣至使古人俎豆奉之以爲功惟
豕之故則謂其害長于虎也亦宜

似鹿短小而肉角者曰麇麇卽麋也多則害稼

易取亦易馴性不耐夏每日止於早涼一起
趨水食食已卽擇蔭伏終日不起其首所向
卽其起行所向也獵人取麇常以清旦升高
瞭之前逐水食及還臥處皆已曉了又察其
首所向卽數百步外兩目閃閃於草際見之
乃於前路設網左右設伏從後發蹤追逐十
獲八九鎮西關李氏家嘗蓄一麇馴矣其家
門外卽山麇有時出暮必來歸屬當文廟秋

祭例用鹿官督獵人急無所取爲向李氏欲
得此麇主人惜之不許麇亦如故祭有日矣
獵人請之不巳主人疑遲曰君且休矣徐當
議之其日麇去遂不歸

灌長氏曰萬物愚于人人愚于天顧人發殺機
物或知之天發殺機人鮮知也彼死權死寵死
於聲利卽事理彰顯禍在燃眉尚謂彼人愛我
迷而不悟者衆矣况幾先禍始動于萌蘖之間

偏於視聽之表者乎嗚呼此麇智於臨江之麋
多矣

遺文

道簡則貴物少則珍事約則精辭寡則要天之
道物之情也夫登高能賦則可以爲大夫古之
人猶且難之若前人所絕後人宜可無作乃在
今日不齊燕函粵縛夫人而能爲之矣顧今人
作之後人復用覆醬瓿終不如其無作也以顏
城叢爾僻在山陬上客轎軒通人羈旅載塗旣
稀遺篇自鮮間有殘碑斷碣埋沒荒榛拂拭鈔

傳以存世變去其繁弱亦得雄篇也若此邦人
士辟荆棘而居之讀書學古創始新邑間有綴
述淵源未廣其爲工拙存替以俟後之人故不
槩錄焉

顏神鎮石城記 濟南李攀龍撰

公旣以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卽青齊諸郡
縣治也則之部請城籠水曰是淄萊新益之
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

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揚竿如林而負固自喜
以爲父母憂四方亡命嘯而過市有業無於
籠中覆之利劍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
制挺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
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以荼毒我百
姓焚蕩我廬舍憊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
勤我王師翦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
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

之鳴如出宇下卽於璽書又得臨籠水以春
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
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
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中丞傳
公謂御史段公曰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
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
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
益之間嗷嗷者以時紕爲解也大夫實云畏

此簡書卽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
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乃天子有錫命此自
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
他盜也大夫實云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
縣列城數十豈謂是西游津梁之上有急難
也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公遂營焉曰是
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
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

而覆簣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公乃屬之青州守李尚智倅倪雲鷗自三月至七月守尚智倅雲鷗乃以效於公算纔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公以報成今中丞丁公也攀龍

弱冠時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姜事且三十年此無他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十論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

供億於某所令足待變矣夫豈爲計哉公名
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公其子云
郡別駕魏公祠堂碑記 郡人馮琦撰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水出文姜故址者遶
其下厥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千數青以西
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
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湊而不可法
匪其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

法蓋昔者郡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蒞
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
闢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
擁道遮留塞乎轅轍之間車爲之枳已而藉
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
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回不能
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
嚮者無擾於吾市其嘗有犯於公者曰是真

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
之壯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日圯乃相與
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
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是捐糈鳩工
順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
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
之年矣仍如其疆仕時廟之制從新貌從舊
志思也祠於范文正公之側明埒也而揆公

與文正吾必以公爲難何也當孤鎮於專城
當草創於坐理當倅於守霄壤矣而民之祠
之也同公何啻難乎昔晉太保王休徵氏之
佐州也民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
不空別駕之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繫一別
駕而所指以爲別駕功者在國不空耳公視
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作
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以困此小

大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興世始大啓吾
以爲公之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冢胤中
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爲聞人
長公子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于江左諸
王若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
之報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
吏可爲而不可爲者則何也公名怡號節齋
中丞公名允貞號見泉同與百姓建是祠者

則本鎮通判五臺張君蘊道關中趙君存誠
也法得並書

又碑

郡人鍾羽正撰

吾郡顏神鎮故有別駕魏公生祠與范文正
公並民思魏公德祠所以報也祠比於范公
者其德埒也公去鎮蓋五十餘禩而民思之
若新當事者更拓地爲堂三楹兩廡翼之修
葺以時垂於有永藩臬羣公屬余爲記余考

今昔吏治隆汙之際則慨然以嘆而遠想先
輩長者之風夫其奉職無擇官拊循其民無
擇地精心一意而無所爲於其間故感人深
而流風遠余蓋聞於故老稱說魏公之所爲
顏神者一何豈弟淳至也顏神蒼孤萬山華
路籃縷以啓之苦蓋荆棘以居之魏公以別
駕來蒞於茲其爲置散無異公卽不鄙夷之
治官如家訓飭其民如其子弟農有勸蠶織

有賞弭盜有法其大指乃在教訓安利之無
取赫赫治辦者久之而民乃大和訟息于庭
民安于塾老穉嬉于野而公雅潔修一絲不
以自溷得代之日羨金四百置之而去蕭然
空橐而已大畧魏公之治如古循吏所勉豎
而不自功公之節如古廉吏所檢飭而不自
名其去顏神也萬人號留車枳而不得發家
繪公像飲食必祝也其祠宇之存者日飾月

關五十祀而若新是何修何營哉別駕之卑
顏神之僻宜賢者之所弗樂而公且以爲畏
壘桐鄉此公之所以爲長者也世蓋有矯厲
能稱職者矣或其官與地足以階榮藉聲者
也然刻飾塗澤真意不借而味亦不淵永其
資與地無所復與則不漁其民以身爲壑口
稱爲賢者矣何暇論於戶祝之間哉余故樂
道公事而爲之記非獨致景行也且欲以風

世焉正爲公伯子中丞公所薦上中丞公清
忠沈毅有古大臣之節仲子又余同年相善
季子刑部公亦名士蓋公積慶之澤將滿宇
內祠不以重公也抑以繫邦人之思云爾

山雨樓圖記

退谷孫承澤撰

山雨樓圖者枚先太宰圖其讀書之樓也太
宰家青之顏神鎮海岱諸山蜿蜒而來結聚
於此林麓娟秀溪流迴合大江以北所未有

也太宰久宦長安思歸未得乃繪而爲圖高樓矗起巋然其中樓無不宜而曰山雨者海氣挾雨滃然東來四顧如畫集于一樓其最勝景也每公餘退食焚香展卷宛如登臨其上而載歌載詠也往時大司空劉清惠好樓居而未能構文衡山作層樓圖以贈之至今傳焉近年于姜党先生思其鄉之山水某宜亭某宜閣某宜橋梁繪爲意先卷彼時士紳

羨而題之今太宰之卷圖耶樓耶要不必問而其意則遠矣居嚴重之地事務鞅掌議論煩雜人所歛眉棘手者獨處之以靜正整暇具于是卷見之矣余嘗言古之能辦天下事者皆如不欲辦者也故車書玉帛兵陳會盟紛紜勞攘而意境蕭然有山林空寂之氣故足貴也太宰有之矣其樓之爲圖圖之爲樓舉足慕也

題山雨樓卷詩 鎮州梁清標

曾展沚園秋色圖又看樓閣倚芳湖
細柳陰陰垂野岸涼風翦翦行菰蒲
霜橋楓浦遙映帶山禽晨夕如相呼
斯樓構自何年始四時風物尚書里
尚書雅望裴王儔門庭清寂心如水
身依日月志岩扉家山繪入丹青裏
虛敞高樓天半開當窗遠岫何崔巍
冥濛海氣溪雲合蕭颯天風山雨來
山雨滿樓秋氣爽

飛流瀑布山泉響主人高吟秋水篇
客來時蕩蘭舟槳尚書退食寶此圖
開襟示我同披賞尺幅宛移濠濮間
臥遊如立東山上漠漠亭臺入翠微
賜沐山公許暫歸白雲紅葉迎孤棹
茆堂沙逕生清暉畫樓無恙烟霞護
如君家慶真難遇兩親老傍鹿門棲
鳳毛蚤擅凌雲賦舒嘯幽篁明月低
稱觴絲管行雲駐三徑雖高元亮風
九重雅重曲江度中朝人

物待持衡未容逸興盟鷗鷺久客余懷亦倦
遊百尺思臥元龍樓歲月蹉跎歸未得淒霜
苦雨胡逼仄浩蕩秋風起太行三復此圖興
歎息

又題

淮南龔鼎孳

高雲無定棲乘風還故山去來雖有時樂哉
望岫年裝駕指遙林理楫泛素淵開我池上
樓栽耕隴畔川海雨何蒼蒼飛鳴來山開石

蘿翳白晝幽泉吐檐前參差梧柳陰延緣菰
蘆烟遠虹明絕澗馴禽響層巔餘事及丘壑
抱甕了不閒空堂松風生撫枕殊蕭然

題沚園秋望卷詩 安丘劉正宗

京洛厭塵氛勝情易索寞邈焉曠士懷尺幅
有寄託淹見孝水涯秋色點寥廓卜築俯川
原帶山復近郭登陟富綠陰滌澗湛清壑雙
峯峙白雲長虹飲嵐脚几席分潺湲遠從天

際落柿葉敵霜楓白石沃粲若豈必羨濠梁
自足知魚樂頓覺人境遙歲月失炎燬棲尋
匪外求位置嗤丹雘乃知地無偏幽奇在領
畧誰信啓事餘清興儕猿狖披圖恣臥遊烟
巒歸臆度何日負行笈短屐與同着

又題

駢邑馮溥

羣峯環綠野松菊盡堪圖水碧烟嵐接沙明
鴈鷺呼巖從秋樹老風入夜弦孤
帝切

嘉謨念無疑是鑑湖 柳色參差處溪流帶
小橋石牀醒酒互竹徑借風饒露下香沾屐
朝來黛點椒何時扶病過未惜馬蹄遙
謝
公多逸興小築水之濱靜得川原適清無市
井塵霞鮮遮石壁松種長龍鱗魚鳥歡情性
忘機傍主人 相期尋舊約山徑久曾經此
日三公圃他年二老亭月明環水白雲散見
峯青誰唱滄浪曲悠然最可聽

附錄 十三經注疏序

洛書出而文字立文字立而經乃伊始矣自
尼山記政教得失易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爲
六司馬遷因之稱曰六藝班史無譏焉又以
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并記六藝畧中若
漆園氏述孔子西藏書周室繙十二經以說
老聃則一以爲六經六緯一以爲易上下經
十翼一以爲春秋十二公經也周續之通十

經則五經五緯也唐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則
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
也其明經取士之九經則禮記春秋左傳爲
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
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
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
小經則宋所稱九經也若夫石室十三經始
自孟蜀蓋上翼五經若繁星配斗而下比小

學識緯諸篇則又江淮河洛之俯視夫弦蒲
具區俟養餘祈矣且夫漢儒之爲功於經也
烈矣自秦火熄挾書令除然三代舊篇淹沒
淪喪高堂北平顏芝伏勝后蒼費直毛萇向
歆父子孔安國之徒口授筆錄網羅放失發
塚壁之藏編煨燼之跡逮東京魏晉馬融鄭
玄服虔王弼何休趙岐王肅杜預郭璞范甯
鄭衆諸賢咸攷詳異同辨正得失鑽厲遺言

寧年白首迄乎六朝雲擾南北中分章句好
尚互有偏執南人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蕪
窮其枝葉以至正義辨於貞觀二禮詳於永
徽端拱咸平復加較正經傳註疏始成全帙
蓋桃弧棘矢葦路籃縷以啓山林莫喻其勞
而典章名物草木鳥獸字析句比雖縑人治
絲鍼人治組天官之九野三垣建章之千門
萬戶莫喻其詳且密也而士苟志在稽古正

學則舍此何適矣然學士或白首不見全書
卽辟雍之籍蠹老塵封齋受誦讀卒業者闕
焉又或譌謬相衍牴牾不保讀之如含瓦石
毛生茲刻獨爲完善于以羽翼聖經有功於
王者表章之事者也且此書之聚訟亦從來
多故矣十翼後先象象分合孰是孰非孔壁
伏書古今何辨幽何別乎雅頌衛邶鄘何分
關雎盛衰安助冬官何闕考工何補職方禹

服山川曷據王制月令漢儒何以附會夏時
周月正朔焉憑膏肓墨守廢疾之論三傳優
劣胡爲紛紛以至詩之有齊魯韓內外易之
有施孟梁丘京氏書之有歐陽大小夏侯禮
之有大小戴春秋之有吳助何存者什一亡
者什九疑信廢興斯編具在昔人云聖人之
經昭若日月而先儒又謂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夫以人心自有之六經而窺乎日月我註

註我正復不隔誠好學深思以探其意又安在漢人窮經而經亡哉故曰六經載道之文能觀聖人作經之意知爲儒者希天之業也嗚呼深遠矣漢博士以五經待詔每國有大政大疑則各以所名一經奏斷而朝廷稱制決焉雋京兆處衛太子事雖復引義不精而猶能援古決疑倉卒定變况其果能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折獄以三百篇當諫書以周禮

致太平以論語半部佐定天下者哉則其窮經致用執此以往有不可勝用者矣嗟乎毛氏一經之功臣也漢有二毛其苗裔乃能合十三經而日星之其亦可謂淹雅綜勤有志表章豈特爲海虞稽古正學之一人哉

此邑先生任尚書濬按吳時所作也尚書與余同在山間村墅相按奇才博識文章凌轢秦漢曩嘗共事司農每有劇談愧其

顏山雜記
四卷
綜雅今其既沒遺文散亡家人竟無存錄
良可惜也此文雖有毛刻行世其間雕印
譌誤頗多聊爲校勘附載于此以示鄉之
來學慨自古學之亡後生小子虛憍寡昧
其於經史源流矇然莫辨纔拾坊牘餘瀋
鈔錄成行輒已傲然自題名士安知前輩
作者用意若此之勤乎

顏山雜記四卷終

跋

孝鄉之於郡邑亦不數數也昔明嘉靖間鄉之
耆舊馮海浮先生纂集郡志見稱於時萬曆中
司空鍾公又取而附益之二公於世旣爲聞人
其書號爲巨麗而其於孝鄉頗爲濶畧質諸所
聞殆闕如也蓋孝鄉僻遠在郡邑二百里外二
公生平旣未嘗攬轡從容一覽其溪山省其風
土而孝鄉之人又習爲愿樸未嘗厚自雕飾取

名譽而冒進於名賢作者之前此其沒沒近於
無聞者也初王元美創置顏城而李于鱗爲之
碑記則雜引外事以作談鋒如妖女之祟九起
之亂一切附麗文詞歸之斧水此或因所寄託
用壯蔚其文筆爲銘功紀德之資則可要未得
爲衷言信史也至李中麓采掇流聞率爾命筆
其爲疎濶抑又甚焉試規于近事如史賊揭竿
於萊野李孽肆踞於龍山謝遷播虐于淄川沂

寇延蔓於長峪是皆亂氓蠱起近在門庭獨牽
鄉之民中處其間按堵晏然無一人從亂者蓋
其子弟之安於耕鑿習於教訓志定而難犯久
矣此則元美氏之功爲不沒也
家相國自昔家食每言及此喟然興歎嘗以謂
君子一言之垂有風氣焉有法式焉有鑒戒焉
故言不可以不慎也茲以謝政餘閒優遊在里
常侍讌談於

先光祿公每聞鄉中遺賢故老之行事退而察其習俗之變態乃綜括大端作顏山雜記四卷以付小子校錄之竊惟古者人物風土之書如三輔決錄西京雜記等篇並疎雅散朗畧存舊觀意到則書初無倫次似不在甲觀七畧之中而百世之下讀之者若親侍昔賢語笑而揖讓其間覽時變則慷慨傷懷撫山川則欣然欲往昔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

遊天地之間意亦文章之盛事也若聞詩而得興觀問禮而起莊敬則文章不足以槩之矣敬因校讐之次撫卷興懷附識所聞云爾
康熙丙午秋七月男寶仍謹書

取淵西下舟中以尺徑試試書

因刻習之穴雖遠與刻所始風聞宗國

春野四野而賦非與根文章亦以尺徑之

言其此多經意衣文章之卷事書林間我



